



依然

Yi Ran Shi Ni

是你

原創文

以动乱年代为背景，描写一位画家坎坷经历的爱情小说。

谭元亨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n abstract ink wash painting. It features several large,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that form the shape of a flower, possibly a lily or a similar species. The ink is applied in varying shades of grey and white,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The strokes are fluid and dynamic, with some areas appearing more saturated than others.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balanced, with the flower's form dominating the upper and lower portions of the cover,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依然是你

谭元亨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依然是你/谭元亨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387 - 2412 - 7

I. 依... II. 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2039 号

依然是你

作 者	谭元亨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魏洪超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5638648 发行科: 0431 - 8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96 千字
印 张	16. 75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提要

突如其来的毁誉官司，使中年画家白村的生命几近走到了边缘，是爱情——那场经历了灾难年代的一段旷世之情——让画家重获新生。在泛情的当下，这份爱情显得弥足珍贵。

小说中客家风俗、风情的背景描写让读者大开眼界。

有人问过我，你是选择“在爱”——这意味着追求、品味，沉浸其间，还是选择“爱过”——所谓“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并为之满足，并以此为骄傲，这已成为一种流行曲的主调，可我却仍要回答，我选择“在爱”，be loving，一生一世于“在爱”之中，而非“爱过”，have loved。

因为你的爱，叫我一生一世“在爱”而不轻言“爱过”，也许这并不时髦，甚至有点傻气……

——摘自主人公的信笺

“的士”稳稳当当地开到了华南美院的老宿舍楼前，下了车，提出行李，就一路推进了自己的蜗居了。

老宿舍有老宿舍的韵味，白村独钟情于这号旧时代的小楼，木板地面，拉绳天窗，宽阔的空间。窗外丛丛修竹，把阳光过滤成柔情般的水波。虽说白村并非怀旧派的人物，可他选中这没人要的老房子，毕竟是有所寄托的。

大厅当中，恭恭敬敬挂的是一位老书法家的墨宝——相传这位老人几十年前便是这小楼的主人，这墨宝则一家人一家人传了下来，没人取下，可见后来者的胸襟。

那是苏轼的《墨君堂记》中的一段：

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瘦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

白村，当是属意这一墨宝而住进来的。不过，别以为我们这位主人公已是七老八十，方有这番心思与这幅墨宝共居一室。他其实还年轻，如今，四十五岁以下都还称青年画家，而他还没到这个年龄呢！可惜，写这幅字的主人已不在了。纵然白村自小便很崇拜他，且对他晚年的遭遇很抱不平，却始终与他无一面之缘，唯一能面对的是这幅字，这栋破旧的小楼。

此番从国外回来，一进屋，便面对这墨宝，竟自苦笑了起来。几何时，能像这墨宝上所言的？群居不倚，还有……独立不惧？！这办得到么？

这回，满以为在国外办了个巡回画展，名望如日中天，又有谁会料到，回来后竟是谣言四起，身败名裂，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用一位老教师的话来说，只怕比“文革”中的大字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网上把帖子一贴，立即便会招来全省、全国，甚至是全世界铺天盖地的谩骂，看到的人，何止十万八万？一片声讨之声，唾沫都可以把你淹死！闹得女朋友……也不来接机了！

一时间，白村全懵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几时把网民们全得罪了？
还是从回国请人吃饭说起吧！

1

每次出国归来，白村都疲惫不堪，浑身骨头似被拆卸了一番，似乎无望重新拼装，可还得再面对一个更不堪的疲惫——应酬。如今文艺界就这种风气，你不大宴小宴宣布自己回来，没准就有人说你在国外栽了，从此你作品的价码便会一落千丈，画得再好也不会有人问津。这是一个炒作的时代，你自命清高也会被视为作秀，要真正地永远清高下去，则会被认为你是江郎才尽，不得不以清高来伪饰一番，到头来，你也就没法再“混”下去了。你画得现代了，人们会起哄，这是什么玩意，鬼都看不明白，欺世盗名；你老老实实用传统笔法，又会说你没出息，老古董一个，早该被淘汰了。本来，艺术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文无定法，画亦无定法，嘴巴长在人家身上，笔拿在人家手中，只由得人家去。

的确，你在外边挣得盆满钵满，回来不出一滴血，说得过去么？只好一顿接一顿地请。每一顿，都是请的不同圈子的人。譬如，创作的，理论的，文化官员……

白村自认不能免俗，于是，打发研究生去买一大叠的请柬来，那种很精美的、颇有艺术感的请柬，价格不菲。

研究生们总是言听计从的，只是这回却怪怪地追问了一句：“要这么多吗？”

白村一挥手：“去买就是了。”

直到请柬买回来，女朋友朵儿匆匆赶到，他才产生一点疑惑。

他从国外归来时，朵儿没有接机，他并没多大在意，因为朵儿的工作，本就是一天到晚到处乱跑的，去取证呀、去调查呀，没准这一天就在地赶不回



来。况且，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最后确定，谁都认为两个人很难“捏”到一起。并不是因为朵儿要比白村小15岁，而是一个搞艺术的，罗曼蒂克，不安分，要多潇洒就多潇洒；另一个却是搞法律的，讲严谨细微，分毫不差，要多冷静就多冷静。一个是火，一个是冰，真要成了，才不可思议。不过该说明的是，不是白村追朵儿，相反，白村总是不冷不热或时冷时热的，朵儿都摸不透他内心怎么想的。

尽管过去朵儿是有机必接的，但人一潇洒，似乎也就一切都不在乎了。朵儿还是来了，一见他满桌子的请柬，不由得一怔，脱口而出：“你疯了，用得上这么多的请柬么？”

白村摇摇头：“上次从欧洲回来，比这还多呢！”

朵儿蹙着眉看了他好一会儿，“也好，发出去试试。”

“试试？怎么是试试？”

“人家会来么？”

“是呀，如今都忙，能来便很给面子了，上回，来的也就七八成。”白村这么说。

当填到一些文化官员的名字时，她却说：“这几个，我看，这回不请了吧？”

白村一看名字，恰巧是最看重自己的那几位，说：“怎能不请呢？”

“人家未必能来。”

“是呀，当官的应酬多，可他们，每次只要是我有请，绝不推却的。”

“那是为了表现他们礼贤下士，证明他们是伯乐嘛！”

白村疑惑了，“你可从来不用这么尖刻的话评价人家的，我觉得同你在一起还愉快，就是因为你从来好用很宽厚、豁达的几句妙语，化解我的愤疾、怨尤，这是你最难得的长处。”

朵儿脸绯红：“是么？谢谢你今天讲出了心里话……那，就请试试吧！”

“怎么是试试？”白村仍大惑不解。朵儿只是苦笑。

艺术界的朋友，只来了三分之一，不过，没来的，大多数都来了电话，说明分身不开……

评论界的朋友，只来了几个——平日，这一拨人来得最齐，几乎无一缺席。白村不需要他们捧场，相反，是他们以最早评价白村的新作为荣，毕竟，白村成名得早，在创作界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而文化官员呢，竟一个没到，而且事前也没一个人打电话作解释，包括白村认为非到不可的那几位，全被朵儿不幸言中了。

即使在盛宴上，也都显得有点冷场，大家讲的大都是客套话，甚至有人打

哈哈：“白村你小子，到什么地方你都能找到感觉，不学学其他画家，在纽约长岛购一套住房，在那里显示一下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回来干什么呀？！”

白村只当是插科打诨，笑笑。

等到招待文化官员的那一顿，他面对空空如也的宴会间，才最后傻了。是的，连自己学院的头儿都没有来。

他一直坐到九点钟，才让朵儿去告诉酒楼，“撤”！

等朵儿去柜台赔上一笔钱，回到席间，白村才问：“看来，你是有先见之明的了？”

“人难免有点势利，何况你出去那么久，都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就为这个？以为我回来就掉了价？你是说笑话吧！”白村直摇头。

朵儿瞥了他一眼，说：“走吧，别在这让人笑话。”

他的确没法明白这一切究竟为什么，演的一出什么戏。他快快地被朵儿牵着手，走出了灯火辉煌的五星级大酒店。

一直走到林荫道下，没什么人了，朵儿才猛地回头：“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白村懵了。

“就在你回来的前几天，你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了。”

“什么？我刚回来，没来得及去翻报纸。凭什么……我会成为新闻人物，为在外边办的几个画展么？”

“唉，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也好，这回，我们算是试出了真朋友，不容易，这种情况下前两次宴请，还来了那么些人，看来，你还是值得信任的。”

“你这是什么话？我成了欺世大盗了么？”白村很是吃惊，“报纸上说了些什么？”

朵儿摇摇头，说：“上网上浏览一下，你就会明白了。”

白村没法想像自己会成为怎样的新闻人物。

朵儿是一言难尽，一路上一言不发，任白村自个儿寻思。

自回来后，白村就开过一回电脑，太久没用，一打开，白花花一片，怎么弄都不行，所以，他也就不知“人间烟火”了。朵儿说，那就上我那儿吧！

朵儿自己买了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恰巧离这里不远。白村还从未去过。绕过几个弯道，便到了。

进门，灯一亮，白村便暗暗赞叹起朵儿的品位。房子如她一般，不经意地修饰，看上去没下什么功夫，明快、简洁、高雅、清爽，几件淡色的家具，几个恰到好处的盆景，墙上的水墨画，搭配得很是相宜，似是随意挂上，但不规则中却分明透出不寻常的品位。



白村欣赏起来，竟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这边，朵儿已开机了，打上了“白村”二字，一下子，便显示出有上百页的记录。“白村，白村，过来呀！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朵儿叫了起来。

白材这才循声进了朵儿的书房。

朵儿又是一脸的苦笑：“你来看看，你一个人就占了多少页面！只怕比刘德华、郭富城不会少……”只见画面上闪过一连串的标题：

所谓“名画家”的底色

欺世盗名一白丁

“文革”名画的真相

原作者拍案而起，《老圃》名画起惊涛

二十年迷雾，好一场骗局

白村画价一落千丈

白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简直是“地毯式”的轰炸，把他给炸懵了！他声音在颤抖：“这……这是怎么回事？开这么大的玩笑？”

“这可不是玩笑——你没看到，全是从各种传媒中转载的，这是《神州艺术报》，这是《南国都市报》，这是《南国风》，这是《南都文化报》，这是……反正，一窝蜂，要多热闹有多热闹。”朵儿正色道。

“我白村竟然成了白丁……从哪又冒出个什么《老圃》的原作者来？”白村眼前一片花。

“人家可倒不是白丁，颇有来头，艺术学博士，一个省的美学学会的副会长……”朵儿的语气已相当沉重了，“还是教育厅的副厅长。”

“谁呀？叫什么名字？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位副厅长。”白村搜索枯肠，也没法想到会是谁。

“你自己看，是他先发的难，对了，是他上任时的特别介绍，柳什么中？”

“柳南中！这小子居然当副厅长了？道行够深的，十多年没消息，一下子就成了副厅长……”白村立即想起来了，只是，这人与《老圃》有什么关系呢？

朵儿搜索了一下，终于找到了柳南中上任的“特别介绍”，文章自然不是他本人写的，而是一位资深记者。专访写得很有激情，标题便是《〈老圃〉果然是老圃——“文革”名画〈老圃〉原作者省教育厅走马上任》。文章中称，“文革”后期，万木萧索，尤其是教师更被打入另册，成了“臭老九”，柳南中却以艺术家的勇气，亲自为一位老教师画像，正值所谓“右倾翻案风”刮到，他一举成名，却又终因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从此寂寂无音。《老圃》平

反后，他也拒绝上台抛头露面，潜心学问……于是，成为了我省第一位博士副厅长，真可谓实至名归。他创作《老圃》为中国教育呼吁，到今日成为教育的领头雁，正是一根红线贯穿下来……看毕，白村哈哈大笑。

朵儿愣住了：“这有什么可笑的？”

“这小子连什么透视都不懂，居然成了原作者……”

“当时不懂，不能说现在不懂，人家可是美学博士……”朵儿冷笑道。

“博士？他那点文章，我还不知道……哪怕到今天，他也未必能画上几笔。写评论当博士是一回事，真正画起画来搞创作又是另一回事，这才真叫欺世盗名呢！”白村还在笑。

“你是说，尽管十多年后，他也未必能画上几笔？”

“是呀，这么多年，你看过此人的绘画么？你不是美术界的，可能说不准，可你要是行中人，就知道了。”白村又直摇头。

“可看报纸的，美术界的人又能占多少？外行看的是热闹……”

“是够热闹的……不过，这篇文章，倒是只字没有提到我，仿佛我不存在似的，可美术界谁不知《老圃》是我的作品呀！”白村敛起了笑容。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不动声色，便掀起了这么一场影响全国的轩然大波。到最后要发生什么变化，与他也没有关系。可你，看了吧，你成了什么人？”

白村惨笑了一下，说：“本来，这么多年来我也基本不提《老圃》这个作品，我总是以苏东坡《书吴道子画后》中一句话为座右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游刃有余，运斤成风’，做出更大的努力，……真的，我很害怕别人一开口就介绍：这是《老圃》的作者，你知道这就一下子把《老圃》之后的全部作品一笔抹掉了。其实，后来作品要更成熟些，更精湛些，我甚至填写各种表格时，都绝少填上《老圃》，除非迫不得已，有时我倒宁可把这个光环拿去……”

“你是不是对人发过这号牢骚，叫别人不要再提《老圃》了……要换个人，既然你本人也没向我说过《老圃》，现在报纸上又连篇累牍说你欺世盗名，那我可就真相信了。”朵儿说。

“你相信么？”

没等朵儿回答，便有人按响了门铃：“叮当叮当！”

夜深，这响声竟有点惊心动魄。朵儿很纳闷，走到门口，通过猫眼看了一眼，居然是邻居，而且是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大股东，不由得不开门。

门一开，这位颇有法律尊严式面孔的邻居，瞥了白村一眼，说：“朵儿，这么晚了，还有客人呀？”



朵儿介绍：“这是华南美院的教授白村。”

“噢，大名鼎鼎的画家，久仰，久仰。”但不曾伸手来。

朵儿也介绍来人：“这是我们新的‘阿余’，从事这行几十个头了。”

“阿余”是头头的意思，但白村却不解：“律师才恢复上十年……这几十年？”

“阿余”只一笑。

朵儿忙解释：“人家五六十年代便在国外当律师了，是‘文革’前夕回的国。”

白村一笑：“多有冒犯了。”

老人看了白村几眼，叹了口气：“我怎么看你也不是欺世大盗，可报纸上怎么就闹得那么厉害？莫非我们的朵儿看走了眼？”

朵儿忙说：“我大学一毕业，就是阿余去招我来的，是他手把手教了我这么多年……所以，我对他无事不谈，你没回来，我就同他讲起了这回事。”

白村说：“我现在还一头雾水呢。”

“唉，年轻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这都可以理解，可这历史大事，是开不得玩笑的，真是一时迷糊，吹上几句，弄得骑虎难下，到这时，下也得下，不下也得下，公开作个检讨，收回影响，这样，别人的炒作也就会自然冷下去。我经历得多了，又是干这行的，恐怕，这是最好的结局。”老人一脸关切，亦满是心痛，“谁叫你是朵儿的朋友呢，听一回老人的忠告好了。”

朵儿有点愕然：“秦老，你是这么认为的？”

“我是从你那里得到的结论，你不是说，他从不向你说起《老圃》么？这么大的事，他也瞒着你……”

“可他说，他不愿意总在《老圃》光环下生活，他的成就早就远远超过《老圃》了，可一提《老圃》，就变成止步不前……”

“这个解释，太软弱无力了，尤其是在当今社会……”

“秦老……如果他是真的，而报纸上是假的呢？”

“那也得有证据，有证据就好办，甚至我也愿接这个官司，哪怕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效益，我们所完全可以打出知名度来！”秦老断然地说，“可有证据么？”

白村一怔：“这个，现在还能有么？我得想想……经过那么大的一场劫难……”

秦老却说：“人证，总归有的，你当时的模特儿呢？”到底姜是老的辣！

白村立即说：“对，这人应该还在岭东大学，当然已经退休了，他会义不容辞地为我作证明的……”

“你有他的电话么？”朵儿问。

“很多年没联系了，我调到美院后，就没了他的消息。”白村说，“毕竟是另一个省了。”

朵儿年轻，脑子活，又是搞法律的，思路敏捷，立即说：“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到岭东大学，查询他家的电话。”立即便拨了岭东大学所在地的114，问到了大学的总机号，再问——模特儿的名字，叫成瀚，当然，应是这所大学的名人了，前两届的校长。

可总机一听说这个名字，马上便讲：“你不用找了，他已不在了。”

“不在？什么意思？”

“两年前已经过世了。”

白村的声音发颤了：“这怎、怎么可能……那，他家的电话呢？”

“他只有五个女儿，早出去了。所以，学校中已没有他的家，也没有他家的电话。”

白村颓然地放下了电话。秦老、朵儿都听明白了。

秦老看着白村，说：“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成瀚不在了？”

白村奇怪了：“怎么会呢？”

“算我多疑了，不过，我觉得你似乎已经有了这个预感……一开始你就认为证据不好找，如果我不提出模特儿的话，你似乎都不会想到……”秦老很委婉地说。

朵儿却说：“那位柳南中仍在岭东省，又在教育界，得知成瀚去世之后，才敢放心大胆出面冒充《老圃》的原作者，而白村又恰恰在外国，给了他机会……”

秦老看着朵儿，叹了口气：“热恋中的女孩子总会像你这样。”

“不，我很冷静。”朵儿申辩。

白村看得出来，秦老并不相信自己，且力图影响朵儿，人家是老法律，看人判事，有非常可靠的经验，分明是已认准了自己是位“骗子”——是呀，现在自己还能有什么证据可提得出来呢？白村艰难地站了起来，说：“我该走了。”

秦老也起了身，不无深意地拍拍白村的肩，什么话也没说。

秦老回自己家了，朵儿则一直把白村送到楼下。白村只问了一句：“他是来保护你的么？”

朵儿点点头：“是的，我敬重他如敬重父亲，我毕竟从外省来，这里没什么亲人。”

“那……”白村欲语又止。



“你是问，会不会听他的话？就算是父亲，当女儿的这么大了，也未必听。他办案，一办一个准，说赢就赢，说输就输。当然，尽管知道是输，他也会为当事人竭尽全力，在西方，已形成他的职业操守。正是这一条，大家都很敬重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怀疑你……不过，这个年代，谁不是有一分成绩就吹个十分。谦虚则是无能，吹牛反而成了本事，不会宣扬自己才干的，更是十足的傻瓜。不是有句话么，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所以，他认为你关于走出光环的解释太软弱无力，是心虚的表现，对不向我提起《老圃》，则认为更不正常……他当然是有眼光的，但不保有一次看走眼，你不要放在心上。不过，这件事，你得认真对待，舆论界看来是不把你搞个身败名裂不罢休的。他们可以把明星吸毒当花边新闻，甚至说成是一种个性的张扬，却不会轻易放过真正的艺术家，现实就这么残酷……我在这一行，已见得多了，所以才这么担心。”

白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本来，早先他已问过一句“你相信么？”可现在，这么长的一番表白，似乎有一个潜台词——那便是说我努力要相信你，可你还是得给我一个起码的证据！

他无法忍受这种潜台词，终于一声不响，大步走了。

朵儿急了，追着叫了几声：“白村，你怎么啦？！”

2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白村才感到一种镂心的凄凉，空前的孤立无援。已是不惑之年，竟来了个大惑。这世界，居然可以这么颠倒黑白，是非不分么？

从朵儿处回来的那夜，秋雨就连绵不断，宿舍旁的梧桐树，落叶一天比一天多，没几天便盖满了地面。往年，很少见梧桐落叶如此之骤，地表少了青绿，多了枯黄，秋风中更多了几分凄凉，寒冷……古色古香的美院，此时更有古人诗中的“碧云天、黄叶地”的意境，尤其是几个不大的荷塘，秋雨不绝，溅落在枯荷上，更教人心碎——“留得枯荷听雨声”，自己的艺术生涯，可曾就此成了“枯荷”？舆论、传媒的力量，加上行政权力的干预，白村对前程自是不寒而栗。

的确，从一开始，白村便意识到，自己是无法提供出任何证据的，对方那么胆大妄为，所仗恃的，便是他已拿不出证据。模特儿死了，模特儿的女儿们出去了——“出去”一语是出国之意，这不难听明白，就算这些女儿都在，她们又证明得了什么？最小一个当年还在襁褓当中。而自己在“文革”因

《老圃》被囚时，成渝因怕株连，早把存放在他那的草图付之一炬……物证也已不存在了。更何况，当时《老圃》走红时，只能按惯例用××学校集体创作的名义，而自己只是那个学校一名代课老师，而人家却已是该校的教导主任了，是学校的领导成员，他自称为《老圃》原作者，当然顺理成章，不管事前事后就《老圃》有过怎样精彩的表演……唉，还说这些干什么呢？当年他跳出来大批《老圃》无非是为了自保，而今，甚至还可以作为佐证呢！

忽地记起一首唐诗中的一句：

一夜绿荷霜剪破，
赚他秋雨不成珠。

恨不得与柳南中来个决斗——为了名誉，普希金都不惜一死！

这几天，学院一位分管业务的副院长，倒是专门来了一趟，表示关心，从国外回来了，一定很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好了，学院已作了安排，让你到一个山区。那里的景色很好，原始植被都没破坏，瀑布、溪流、山泉、奇峰、怪石，足够你画上半年载的……这个院长是搞雕塑的，还叹了一口气，我可是太想有这种写生的机会，却没法走开……仿佛是一种恩赐似的。

事后，白村便隐隐约约听到，这其实是对他的一种处理，先“流放”再说，那边，已派调查组上岭东省取证去了。

当然，这也许只是传说而已，甚至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作怪，未可尽信。比这更邪乎的还有，诸如美术家协会要重新审定白村的会员资格，岭东省委专门发来公函，不是对美院，而是对同级的南方省委，认为当日《老圃》出自岭东，不能容忍另一省僭越……这些，未免都太离奇了，更难以置信。

不过，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却证实了某些传言并非虚妄。

然而，正是白村在对付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时，缺乏一种冷静，或者说，没能做出某种必要的权衡，更让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无以回转。



同样是一个秋雨不绝的夜晚。

白村自斟自饮，喝了点洋酒——本来这些酒都准备送一些知己的，可这次回来，这些被视为知己者，几乎一个都见不着。自然是躲了不见，怕坏了名声，白村也犯不着去讨好他们，反显得自己下贱，便自己喝了。喝罢，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只闻外边雨打枯荷的细碎的声音，心反而更乱了。



骤然间，电话铃声大作。夜半人静，这响声足以惊魂。有谁会这个时候打来的呢？莫非是那帮“狗仔队”，让戴安娜死于非命的家伙们？可白天，自己早已经一口回绝掉了：“我什么也不想说，自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你们走吧！”他拿起电话，便斥骂道：“你们还嫌不够热闹么？最好把我写成江洋大盗，你们要怎么写就怎么写……”

对方居然老老实实任他骂完，而后，竟十分客气地说道：“对不起，这么晚还来打扰你，我不是记者……”

白村隐约觉得这声音有点熟悉，不觉有点骇然地反问道：“那……你是谁？”

“我是为你性命攸关的大事找你的，调查组今天已经飞到了我们这里……”

“你……你是——”白村已意识到是谁了。

“我同你一样，也恨透了那帮记者，没有他们，事情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让你，也让我都下不了台……”

白村勃然大怒：“这个时候，你还有脸对我说这种话？！你明明知道《老圃》与你没半点干系，却恬不知耻要冒充它的原作者，当初，你连画名都批个淋漓尽致，为什么强调‘老’，就是要复辟，要倒退，差点让成瀚校长成了黑手……你害了多少人？！”

对方说：“那都是历史了，所有人都是迫不得已的，我们先不说好么？当初，杂志上发的那篇文章，只是为我走马上任造造舆论，绝对不是为了伤害你，所以连你的名都没提，本以为发了就发了，而你又在外国不知道，知道也不会在乎。可没想到那帮记者硬是鸡蛋里挑出了刺，利用这篇文章向你发难，以这篇文章为据，推断出你并非《老圃》的原作者，一下子炒作得那么厉害，闹得全国都知道了。这并非我所愿，闹大了，不一定对我有好处，当然，对你伤害更大，所以，我才向你道歉……”

“既然如此，你立即向新闻界发表一个更正的声明，明天实事求是向调查组交代。”白村以为对方良心发现了。

对方分明在冷笑：“白村呀，你吃过那么多苦，居然还像过去那么天真。你以为，我能够那么做么？”

“实事求是，这有什么不可做的？”

“要知道，我已经是副厅长了，而且正在读博士，厅级干部中是唯一有博士头衔的，只会上，不可下。我不能跟自己过不去。别忘了，当日《老圃》署名是学校的集体创作，而我当时是该校的领导之一。”

白村气不打一处出：“你这是道歉还是威胁？简直恬不知耻。你连透视都

不懂，更别说作画。”

“别争这个，这一切，我都承认，包括你的创作天分，我是没有的，可我毕竟有另一种才能……”

“是呀，往上爬的才能……”

“我上去了，就不能下来，多少人盯着我这个位置眼睛出血，我能下来么？我只是利用了一下我与《老圃》这幅画的历史关系而已。”

“可你根本不是作者！”

“不能这么说吧，既然是集体创作，就不是你一个人，而我又是领导，我怎么不可以是当时这幅画的第一作者呢？你无非是执行或体现了我这领导的意图罢了……”对方竟然振振有词。

白村讥讽道：“你不觉得自己太厚颜无耻了么？”

对方却说：“白村，你落到这般田地，还对我说这种话？”

“我什么田地？”

“调查组的来意，我这个副厅长当然一目了然。我打这个电话，是为你好，是同你商量问题，是给你一条出路……”

“你倒是宽宏大量了？”白村也冷笑了，“让我承认你是第一作者，然后，你也承认我是合作者，皆大欢喜，是么？”

“你很聪明，不过，也犯不着说得这么赤裸裸的……”对方失声笑了。

“哼，假如我不想做这么一笔交易呢？”白村只觉得遭到一种侮辱。

“自然，你不承认我，我也无法承认你了。这个后果，你自己考虑吧！”对方又是那种冷冷的腔调。

“你还是在威胁！”白村不吃这一套。

“对，你说吧，承不承认，一句话！”

“我不能愧对良知，现在，我也明白你这副厅长是怎么当上的，对不起，我只能有一个选择……”

“不要说大话了。”对方忽然泄了劲。

“实事求是怎么是大话？”

“那你……好自为之吧！”“啪”地一下，电话挂上了。

白村终于冲着电话破口大骂了起来：“混蛋！流氓！骗子！”

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寡廉鲜耻的东西。无疑他是借《老圃》而获得了官位，这才显示自己的大量，在无伤自己之际，让白村得到安抚。他有他的原则，那便是做官，而且认为，这不是堕落，不至于雇杀手干掉对方……可没准有一天，他对白村也会来个杀人灭口。白村打了个寒噤。

这一夜，他辗转难眠，他已明白，一旦明天柳南中对调查组否认他为原作



者之一，会有怎样的一个后果……可他又怎能让这样一位真正的盗名窃誉者心安理得呢？柳南中自称所拥有的证据，又会是什么呢？

当初，离开岭东之前，自己与柳南中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分开后，还不时有书信往来，彼此应是相知的。可今天，柳南中当仍然知道他白村，可白村还知道柳南中么？只因为柳南中太知道白村了，所以今天才敢于这么做？！朋友之间，怎么可以这样，一转脸就不认人了？！

当初，自己因《老圃》蒙冤入狱，而在牢门口迎候自己出来的，就有柳南中；及至最后，令自己最终摆脱冤案的，其中发挥了作用的，也有柳南中……可今天，十多年过去了，他却把一弥天大冤案强加到自己头上！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快？变得这般不可思议？！

秋雨时骤时疏，雨声令人烦恼，不时还有树枝折断的声音，该是承受不了这夜雨之沉重。这无终无止的烦扰，该几时方可了断……这一夜是睡不成了，胸口似压了块磐石，喘不过气来，躺下，又坐起来，索性走到窗口，大口大口地呼吸。

可空气充满了腐叶的气味，令整个肺部也要跟着腐烂一般。

4

学院里倒没怎么催白村“下生活”，倒是白村自己巴不得早一天走，远离尘嚣，也摆脱烦恼，到深山老林里，静下心来，当一切都不曾发生，说不定真会创作出大作品来……但他真能置身于事外么？

这些日子，朵儿不见来了，大概是相信了她敬重如父亲的秦老的判断，视他为盗名者；曾在海外联系过的、要拍他作为《南国之子》的电视台，自然不会再来了……不久，报纸上登了一篇正式的调查报告，且加了编者按，说已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这个调查中，柳南中竟打起了官腔，宣称：

《老圃》不在于其艺术水平与价值如何，而在于它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不仅写进艺术史，而且已写进了文化史、政治史。既然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不可以有半点虚假与儿戏，谁是当事人务必彻底弄清楚，绝不可让沽名钓誉者冒充之，从而歪曲了历史……

这无疑是要置白村于死地。

而这段话，更巧妙地地为柳南中直到今天并没什么艺术创作成果作了辩护。他在另一个访谈中则称，由于《老圃》挨批，他不得不扔掉了画笔，所以日